

何高济 陆峻岭 著

域外集

——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

中华书局

域外集

——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

何高济
陆峻岭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集: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 / 何高济, 陆峻岭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9

ISBN 978-7-101-09543-2

I. 域… II. ①何…②陆… III. ①中国历史—元代—文集
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IV. ①K247.07-53
②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427 号

书 名 域外集——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

著 者 何高济 陆峻岭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543-2

定 价 58.00 元

前 言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元朝独具特色。除蒙古族皇帝外,元朝廷内当官作宰的有各族的人,称得上是民族的大汇合。同时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大的征伐,把蒙古人的统治扩大到欧亚的广大地区,对世界造成冲击和影响。对于这样一个激荡的年代,自然有人予以记述,加之报导,而且除我国的史料外,还有甚多其他文字的文獻,特别是波斯史料,更具有史料价值。

有鉴于此,早在 50 年代,翁独健先生任历史研究所蒙元史组长时,制订的研究项目,由陆峻岭整理元代汉文资料,编纂元人文集编目索引,由我翻译波斯史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计划先将全书译出,再进行注释和研究,推动对波斯史料的评价和探讨,扩大元史研究的史源。然而,当时史学界“左”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在以论带史的口号下,学术研究成为理论斗争的工具,一部人类的历史不过是阶级斗争史而已。翁先生的计划,在这种形势下难以开展,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历史所。而我承担的工作,历经屡次政治运动,也搁了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完成出版。

尽管这样,我们始终遵循翁先生的教导,重视资料,利用中外

目 录

前言	1
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	陆峻岭 何高济 1
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陆峻岭 何高济 30
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	何高济 陆峻岭 53
元代伊斯兰教人物——哈只哈心	何高济 80
泉州杜安沙碑	陆峻岭 何高济 91
哈刺和林考	陆峻岭 104
《元史》同名异译考辨	陆峻岭 128
志费尼和《世界征服者史》	何高济 147
小亚美尼亚王《海屯行纪》前言	何高济 159
线缝船	何高济 165
唐代的海外来舶	何高济 170
中国商品在印度洋上	何高济 175
《职方外纪较释》补释	何高济 206
广州葡囚书简——葡中首次交往的见证	何高济 221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陆峻岭 293
明代马六甲和中国的交往	何高济 465

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

陆峻岭 何高济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本土到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宫廷内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过程如何？性质又是什么？迄今学术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即使一些重要史实，也没有考证清楚，本文准备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 窝阔台的选立

蒙古宫廷斗争，最早可以溯源到成吉思汗对继承人的选择。

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成吉思汗在晚年已考虑到他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长妻，弘吉剌氏孛儿帖，给他生了四个儿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随成吉思汗东征西伐，为蒙古帝国的奠基立下汗马功劳，犹如帝国的四根台柱。波斯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成吉思汗根据四个儿子的才能和特长，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职掌：长子朮赤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法令，三子窝阔台主朝政，四子拖雷统军队^①。从这番安排看，成吉思汗有意立窝阔台为继承人。

成吉思汗亲自选择三子窝阔台，是对蒙古旧风俗的重大改革。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蒙古本土自古流行着

幼子有优先继承权的习惯^②。一户蒙古家庭，长妻所出的幼子，蒙语叫做斡惕赤斤，义为“守炉灶之主”，是留守家业者，而他的兄长，在成年后则要到外面去另自成家。成吉思汗打破了这个传统，没有以四子拖雷为继承人，而是按窝阔台的治国才能选他为继承人。

成吉思汗兴起前，蒙古各部落互不统属，相互攻杀。他结束了这个局面，使蒙古走向封建化的道路。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契丹、女真、汉族的影响下，他采取一系列封建化的措施；废除幼子继承，代之以封建帝王的亲自选定，是这些措施之一。但是，成吉思汗对此是有所考虑的，在一定程度上他还要遵守旧的风俗。拉施特生动地叙述说：

当成吉思汗考查了诸子的才能，并且发现他们各自适宜的职务后，他对帝位的安排有所犹豫，时而想到窝阔台合罕，时而又想到他的幼子拖雷汗。虽然古来蒙古人的风俗和习惯是，父亲的禹儿惕，即老营和家室，由幼子掌管，他后来却说：“王位和国家的事是桩困难的事，让窝阔台去治理吧。可是，说到我的禹儿惕和家室，及我征集的军队、珍宝财物等，都交给拖雷管。”^③

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宠爱之子，其父在征伐中必携与俱，称他为那可儿，也就是伴侣。采取上述的折衷作法，大概是成吉思汗给他的一种补偿和安慰。拖雷系因此拥有较多的军队和财富，对后来的宫廷斗争有重大影响。同时，幼子继承的风俗也幽灵尚存，一直被一些宗王和大臣作为夺取汗位的根据。迄至阿里不哥向忽必烈争夺帝位，仍以此为理由。

志费尼和拉施特说，当成吉思汗向诸子透露他的选定时，诸子都一致同意。这是不真实的。根据更可信的《元朝秘史》的记

载,成吉思汗正式向诸子提出继承人的事,是在西征的前夕,而且当场就暴露出四子之间的矛盾。在继位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诸子间营垒分明:察合台和窝阔台是一党,朮赤和拖雷是一党。实际上,拉施特已指出,朮赤长期跟察合台、窝阔台有矛盾,常发生争吵,而朮赤和拖雷及其家庭友善,据说拖雷不嫌朮赤是篋儿乞种^④。不管怎样,两党的对立由此形成,构成蒙古宫廷斗争的主线。两党的成员,为夺取至高无上的帝国权力,施展阴谋诡计,相互残杀,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宫廷政变。

朮赤和拖雷的表态,不能认为是心悦诚服,他们不敢违抗成吉思汗的命令,才不得不表示支持窝阔台。长子朮赤的对抗情绪,很快便流露出来。

当成吉思汗踏上西征之途时,他把幼子拖雷留在身边,另遣其他三子往攻花剌子模的都城兀笼格赤。三子挥师至该城前下营。据《元秘史》和拉施特《史集》的记载说,这时朮赤和察合台发生冲突,因此攻不下该城。他们遣使向成吉思汗请示:“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⑤成吉思汗教听窝阔台调遣。继位人既已在西征前夕当着诸子和大臣的面确定下来,为什么还要请示以谁为首呢?这只能说明朮赤根本反对窝阔台为继承人。他跟察合台的争吵,必定是为此而引起,以致闹到彼此不服。

拉施特继续叙述说,在窝阔台的调解下,三子暂时团结起来,攻克兀笼格赤。然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往塔里寒与成吉思汗会合,朮赤则赴他在也儿的石河的营地。原先,成吉思汗曾命朮赤往征迤北钦察草原诸部,朮赤违命不往,却私返他的营地。成吉思汗很生气,说:“看不见他的面,我要把他宰了。”以后,朮赤又以生病为由,拒绝去见其父,仅送去些牲口,致以歉意。不久,有个忙忽惕部的人从朮赤的营地来,向成吉思汗报告说他亲眼看见朮

赤在某个山头打猎。成吉思汗更加火冒三丈,认为朮赤反迹已明,说:“朮赤这样干是疯了。”他布置攻打朮赤的兵力,以察合台、窝阔台为前锋,亲自殿后,但这时传来朮赤的死讯,他才罢兵,感到后悔^⑥。朮赤反抗成吉思汗的原因是什么?拉施特没有作出说明,但是,完全可以估计得到,他是不满其父对继位人的选择。

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8月征唐兀期间。据志费尼说,他临死前再把诸子召集到身边,要他们团结一致,服从窝阔台的领导。他一再给诸子讲一支箭易折,许多支箭难折,以及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这后一故事是说一个严寒的夜晚,多头蛇想进洞御寒,但一个头要进洞,别的头就反对它,结果谁也进不去,冻死在洞外;另一条一头蛇却顺利进洞,保全了性命^⑦。大概,成吉思汗觉察到诸子间的矛盾,为帝国的前途着想,他必须把团结的事叮嘱一番。

按照封建制度,帝王崩驾后立即由他指定的继承人登基。但是,由于蒙古的库里勒台制仍起作用,窝阔台不能因其父的遗命继位,而要等到库里勒台的最后决定。王位空缺的两年内,拖雷监摄国政。

库里勒台原是各部落首领举行的一种会议,也就是部落议事会,以决定有关诸部的重大事件,如战争与和平、推选部落领袖等。例如,1201年合答斤等十一部的首领便在阿勒灰不刺阿之地聚会,共立札木合为古儿罕,准备向成吉思汗进攻。这种会议形式,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统治时期,演变为蒙古宗王大会,重要的臣子也可参加。它仍然具有决策的权力,蒙古宫廷斗争往往在库里勒台上反映出来。

推选窝阔台的库里勒台是怎样进行的呢?据波斯史家的说法,大会是欢乐和团结的,宗王们一致同意成吉思汗的遗命,向窝

阔台劝进，窝阔台则再三谦让，然后在诸王的再三敦促下登上王位。然而，据汉文史料的记载，情况不是这样，大会远不是风平浪静的。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是这样记载的：

己丑（一二二九）秋，太宗（窝阔台）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拖雷）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

这就是说，大会上有过长期争议，而作为大会主持者的拖雷，以意见不一为由，企图把原定日期更改。

又据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引李微撰的《耶律楚材墓志》，原定日期是八月二十四日，但到二十二日“尚犹豫不决”。据志费尼所说，从宗王会齐到窝阔台登基，共是四十天，头三天是用来狂欢，余下的是商量，那么，距原定日子仅两天还未决定，大会整整争议了三十五天。

显然，如果宗王一致拥立窝阔台，那就没有可争论的，窝阔台将顺利即位。既然有争议，会上必定有不同的意见。窝阔台的对手，只能是拖雷。对继位人选，宫廷内有人恪守旧传统，主张立幼子拖雷，从而否定成吉思汗的选择。志费尼引用窝阔台谦让的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虽则成吉思汗遗诏若此，然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能胜任此职，再者，遵照蒙古风俗，长室中的幼子是父亲的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拖雷）是长斡耳朵的幼子，始终日夜晨昏侍候成吉思汗，耳闻目睹和熟习他的所有札撒律令。这些人既都健在，参与此会，我怎能继承汗位呢？^⑧

拖雷已经监摄国政，岂肯轻易交出权柄，但因朮赤已死，察合

台是窝阔台一党,在斗争中拖雷势孤不能取胜。到最后关键时刻,拖雷只有采取暂时退让办法,转而表示支持窝阔台,避免了双方的摊牌和一场宫廷内讧。因此,库里勒台上的斗争真相被掩盖起来。拖雷此举则得到普遍的赞扬。中外史家对拖雷都留下称颂之词,志费尼说他对其兄极诚心,费尽心机把窝阔台拥上宝座^⑨,《元史》特别提到他拥立窝阔台的所谓“定册”之功^⑩,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真实的颂扬之词,否则,有成吉思汗遗命,宗王又一致推选窝阔台,何需拖雷以九牛二虎之力去把窝阔台推上汗位呢?

拖雷未得推立,在朮赤和拖雷两系中产生深刻的不满情绪。拉施特记载说,当拔都推选蒙哥为汗位继承人时,他指出蒙哥“是我的好叔父拖雷汗之子,拖雷汗则是成吉思汗之幼子,主管他的大禹儿惕。众所皆知,按札撒和习惯,父亲的位子 是传给他的幼子的。因此蒙哥可汗有资格继位。”^⑪两系的后人始终认为,汗位应属拖雷系。

二 拖雷之死

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宫廷斗争暂时缓和。窝阔台的潜在对手和政敌,依然是就在他身边的拖雷。

拖雷在窝阔台即位后仅活了四年。他之死是个谜。史家说法纷纭,出入很大。这是窝阔台系和拖雷系斗争中的大事,有必要剖析各家的说法,以揭开这个谜。

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把拖雷之死归之于酗酒和疾病。他叙述说,拖雷随窝阔台从征服契丹中归来,志得意满:“他变得来从早到晚贪杯好酒,于是一场疾病袭击了他,两三天他就一命呜呼。”^⑫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出使蒙古的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一书中作出类似的报导,他说:“伪四太子朮赤(拖

雷)自河南归病死。”

《元朝秘史》的说法完全不同。它用一种迷信的和神秘的原因去解释拖雷之死：

兔儿年(一二三一)，斡歌歹皇帝征金国，命哲别为头哨，遂败金兵。过居庸关，斡歌歹驻军龙虎台，分命诸将攻取各处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愤失音。命师巫卜之，言乃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掳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疾少间，忽开眼索水饮，言说：“我怎生来？”其巫说：“此是金国山川之神为祟，许以诸物禳之皆不从，只要亲人代之。”斡歌歹说：“如今我跟前有谁？”当有大王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说，睡著时唤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著唤醒著？多达达百姓教谁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师巫你咒说著。”其师巫取水咒说了。拖雷饮毕，略坐间觉醉，说：“比及我醒时，将我孤儿寡妇抬举教立著，皇帝哥哥知者。”说罢出去，遂死了。其缘故是这般。^⑬

宋濂等修撰的《元史》、拉施特的《史集》，记拖雷之死因极为接近，实际保留了上述两种说法。《元史·睿宗传》载：

(壬辰)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覡祓除衅涤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阙)。

《史集》的记载是：

(当窝阔台从金国班师北还途中)拖雷要求先行：他途中

突然死去。据说,几天前,合罕(窝阔台)害了病,奄奄一息。拖雷侍于他的枕前。珊蛮巫师按他们的习惯,念着咒文,把他的疾病涤除在一只木杯中。因为非常爱戴他的兄长,拖雷拿起那只杯子,坚决喊道:“长生天啊,你知晓和明白,倘若这是由于罪孽,那我犯的孽更大,因为在整个这些国土上,我教很多人丧失性命,奴役他们的妻子儿女,使他们悲泣。而倘若这是由于他(窝阔台)的俊美和才能,那我更俊美,更有本领。饶过他吧,召我替他去见你。”坚决说完这番话,他喝下珊蛮涤除疾病的水。窝阔台病愈,拖雷告辞启行。几天后他得病死去。这个故事是有名的。^⑭

《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者、英国学者波伊勒认为,蒙古人都是酒鬼,因此拖雷酗酒致病而死之说是可靠的^⑮。但是,《元秘史》、《史集》、《元史》,三书一致记载拖雷喝咒水替窝阔台而死,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的真实性。特别是《元秘史》,其内容大多是从宫廷中执役的人,也就是知情人那里得来,看不出撰述者为什么要编造出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另两部书的来源各不相同,说明这个故事流传相当广泛。13世纪的蒙古人酷信巫术,害病找珊蛮巫师治疗,蒙古诸汗也不例外。喝过巫师涤除疾病的水,就能真正替死,那纯属迷信,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认为,拖雷所饮的咒水中必定给放进了毒药,投毒者正是他的兄长窝阔台。拖雷中毒后,可能当场就死去,也可能拖上几天才死,而且他的死被保守秘密,迄至窝阔台返回蒙古本土后才予以公布。对外公布的死因是生病,这就是志费尼和彭大雅所得知的消息,他们俩都得不到宫廷内部的情报。《元朝秘史》则如实录下他的真正死因,但不敢明确指出是窝阔台投的毒,仅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窝阔台逼着拖雷饮下咒水。拖雷临死前的一番话,与其说是表达自己对兄长

的爱戴，还不如说是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窝阔台害死拖雷，是为了消除隐患。拖雷以幼子身份，已与窝阔台展开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在攻金的战役中，拖雷更表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总右军从四川迁回到河南，以劣势兵力大败金兵于钧州的三峰山，使金兵的精锐丧失殆尽，战后窝阔台方从中路赶到现场。拖雷不待兄长之命擅自邀击金兵，表面上得到窝阔台的称赞：“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暗中却加深窝阔台对他的忌恨。要保障自己的统治权，尤其为把汗位保留在自己的系下，窝阔台必须把他的政敌除去。但是，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都是不可取的，都将使窝阔台遭受谴责和反对，引起宫廷内的混乱，于是他就要弄手腕，装神弄鬼，在归途中设法把拖雷毒死。同时又借助于迷信，宣扬拖雷为兄长而献身的精神，以平息拖雷系的不满情绪。

据拉施特的记载说，在拖雷死后，拖雷的寡妻唆鲁和帖尼别吉，曾哭闹道：“我那心上人，他为谁牺牲自己？他谁而死？”^①那么，她是知道拖雷的真正死因了。她可能还采取报复行动，也投毒于窝阔台。拉施特对窝阔台之死，讲了一个不见于他书的故事：

唆鲁和帖尼别吉有个姊妹，叫做亦八哈别吉，成吉思汗把她赐给了怯台那颜。亦八哈的一个儿子是宝儿赤（厨子）。遵照唆鲁和帖尼别吉的意思，这个亦八哈别吉每年要从她的禹儿惕所在的契丹，前来侍候合罕（窝阔台），安排宴席，在席上为合罕斟酒。在窝阔台即位第十三个年头，她和往常一样到来，带着她的厨司儿子，充当合罕的上酒人。夜晚，合罕因酗酒过度而死于睡梦，到凌晨，嫔妃及大臣指控亦八哈和她的儿子，说他们是上酒人，必定因此毒死了合罕。但合罕的奶兄弟按赤台那颜和一名扎刺亦儿

族的大臣说：“这是些什么蠢话？亦八哈的儿子是老上酒的宝儿赤，合罕则经常酗酒。为何我们要诽谤合罕，称他死于他人之手？他的大限已到。不要再说这些话。”作为有理智的人说，他们认为他死于不断酗酒^⑦。

《元史·太宗本纪》也说窝阔台是饮酒过度而死，但上酒的不是亦八哈及其子，而是回教商人奥都剌合蛮。但是，欧洲教士迦儿宾却报导了窝阔台是被他的一个婢子毒死的消息。迦儿宾曾亲赴蒙古本土参加过贵由的登基大典，他的消息必得自于当地。这至少反映出，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斗争之激烈：窝阔台系下有人怀疑对方在对窝阔台施加了毒手。

三 贵由和拔都

长辈之间的仇恨，由晚辈继承下来。窝阔台之子贵由和朮赤子拔都，长期来相互攻击，彼此防范，乃至演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

早在窝阔台在世时，当诸王在钦察草原的一次班师酒宴上，贵由对拔都进行辱骂。《元朝秘史》是保留这次事件的唯一史料，它写道：

巴秃(拔都)自乞卜察(钦察)差使臣奏来说：“赖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种国土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古余克(贵由)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髻的妇人，我脚后根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子合儿合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

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巴秃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见说：“这下等的，听说的言语，敢将哥哥毁冒，舍了你，如弃一鸟卵。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又说：“合儿合孙学谁来，敢将俺亲人毁伤，罪本当杀，若杀了呵，人必说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里是察阿歹兄的子，教巴秃对察阿歹兄处说将去。”^⑧

贵由攻击拔都，背后的靠山当然是他的父亲。合儿合孙仅为西征中一将领，因站在贵由、不里一边，才敢对拔都如此放肆。窝阔台为避免把事态扩大，责备自己的儿子，是他处事圆滑之处，实际上不会把贵由怎么样。

不里，《元朝秘史》误为察合台之子，实为察合台之孙，莫阿秃干之子。他以晚辈凌上，也仗恃着察合台尚在，并且知道察合台和朮赤的不和。欧洲教士鲁不鲁克记载了不里对拔都的辱骂，但时间要晚一些。拉施特则说，当蒙哥登基时，不里在一次酒宴上辱骂拔都，因此被交给拔都处死^⑨。总之，二人之间存在着深仇大恨。

按照蒙古风俗，窝阔台死后，诸王要举行库里勒台以推选汗位人选。拔都得知窝阔台妻脱列哥那哈敦有意立贵由为帝，就拒绝到蒙古本土赴会。拉施特是这样记载的：

六三九/一二四一——一二四二年初，窝阔台合罕死时，拔都因年令已大，突然中风。而当召他去参加库里勒台，他便以此为借口，推拒不往；他是长兄，因为他的缺席，汗位近三年未定。窝阔台的长妻脱列哥那哈敦治理[朝政]，在这个时期内，帝国的中央和边境出现骚乱。合罕曾以他的孙子失烈门为嗣，但脱列哥那哈敦及一些大臣反对，要立长子贵由，